



笠翁別集卷之十目次

西晉紀

論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

論韓愈歐陽修之論陽城

論杜黃裳請討劉闢專任高崇文勿置監軍使

論帝王勞逸得失

論李絳箴魏博

論李吉甫李絳之論刑賞

論柳宗元以柳易播

論裴度上蔡鄆用兵憂勤幾畧

論柳公綽不誅贓吏而誅舞文

論魏野林逋之品行

論王旦不與張師德知制誥

論宋太祖之待李超漢

論宋理宗訓廉謹刑二銘

元紀

論文天祥之全節

論元世祖之待文天祥

笠翁別集卷之十

湖上李　漁著　　堦余三亘紫臣

男　將蟠仙根　仝訂

西晉紀

論晉武帝得國

武帝炎。司馬昭之長子。懿之孫也。魏文帝病篤。懿受顧命。初武帝察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及懿卒。昭自爲晉公。加九

錫後弑帝髦而立奐爲帝及滅蜀後又進爵爲王昭卒炎繼父爵遂篡魏國號晉○李卓吾曰懿子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懿亦至懿恭兩朝顧命臣非孟德父子之于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豈其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反引而納之蕭墻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今有國者將奚託哉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黃石公評

天之反曹即以曹之所由反之也謂昭與炎是曹氏之肖子非曹氏之逆臣可謂千古之快論第曹之取漢取之于董卓之手司馬氏篡取之曹氏之手反者其易出者何難于篇

管翁曰司馬昭父子之篡魏其悖逆不道三尺之童皆知之矣然論者皆謂昭炎之罪過于操丕吾獨以為不然夫晉之篡魏非創舉也殷受夏周受殷天位所受之耳魏得天下于漢既以臣而弒君矣能保後代之臣無一效先王之[illegible][illegible]而翻其故轍者乎是昭之弒君魏武教之炎之篡位曹丕教之然則昭與炎者非魏之逆臣乃魏之肖子也魏晉之相去不過四十餘年而考其所行之事無一不合符節噫天道雖好還然不料其神速至此也吾謂從來得天下者皆

世。而。下。人。何。其。爲。其。難。者。

王望如評 誇言父爲芋生子稱慈爲親而况得之以不義乎昭與炎爲操竹于此論最奇亦確。

以人得獨司馬氏之天下乃天憤曹氏之悖逆奪而予之者也如其不信請以曆數計之兩家之天下皆以篡弒得魏僅享國四十餘載而晉之曆數幾四倍之觀于國祚修短之不同即知天心予奪之非謬矣

雖然國雖失于他人而禍患原生于骨肉倫殺后而冏殺倫冏殺倫而親殺冏以致中外之人交乘其隙釁尋相仍繼有賊乂又訌并以亂易亂之報歟

笑翁又曰有若而予者云司馬氏之曆數較之曹氏亦不爲久以世祖至孝愍僅五十餘年而晉祀斬矣若

宋者實爲小吏牛金之孫。說者謂乃有牛繼馬後之
讖。與司馬氏何涉乎。且然處晉元帝敢稱帝知之久
矣。但不敢以莫須有之獄加諸人。亦信其可信。
而闕其可疑者而已矣。中宗之母遇于小吏牛金也。
當時未必無其事。但中宗之爲牛爲馬。則爲之母者。
恐亦未能自決。况他人乎。又况後世之人乎。牛繼馬
後。讖也。非僞國之實事也。若呂不韋以懷娠之姿陳
秦太子異人。其事之在當年。必有賕妾生子之日月
可考。豈若唐堯漢高之母。以十有四月而生之者哉。

以如此可據之事後人亦復傳疑獨莫[illegible]者考[illegible]秦而不曰呂秦則中冓醜穢之情不可信以爲實明矣我輩于庶民之家尚不敢摘其陰事況以萬乘考據之事而謗歷代帝王乎雖然謂秦始皇之姓呂吾曰雖不言心實信之謂晉中宗之姓牛則心且相商皆不敢信以爲是也古人已死呼牛呼馬彼不能應第當予之以可據耳

論羊祜欲伐吳山濤欲釋吳

羊祜進伐吳之計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

汪北海評。代吳勝則有功。不勝則不免于咎。不若臣源一二道學語。既得大目。備文能無災無害也。或亦居官要訣歟。一笑。

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筭乎。

笠翁曰。古人之言有後人明知其是而斷斷不可行者。如范文子外寧必有內憂。釋楚以為外懼之言是也。彼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然則竟棄而授之哉。以後聖有幾。聖人乎。苟執此語。謂敵國斷不可滅。則三代以後。不當復有混一之時矣。且無事遠引。即以晉之敵國論之。蜀之未滅于晉也。劉禪之為君。亦中人以下之資耳。備幸而混一中原。未必不至于驕奢淫慾。而孔明兩表出師。其爲滅吳取魏計。皆可謂

不遺餘力。豈孔明未嘗讀書。不知外寧以後將有內憂之。是慮乎。其必欲爲此者。亦曰緩則顧其後。急則顧其先。與其慮後而失之于先。無寧取之于先而再爲善後計耳。羊祜請伐吳。此千古不易之論。山濤之言。未免膠柱鼓瑟。雖有荒淫之後驗。亦不幸而偶中耳。

王勝黃評。羊祜亦言平吳之後。當勞聖慮。則山濤未言。已先言之矣。濤言豈足信哉。宋太祖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大一統之君也。

論蘇穎濱謂[illegible][illegible]巧于篡吳拙于謀晉

評如笠翁中延。晉所取吳正當一着。晉武不能取則駁之

羊祜守襄陽。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之矣。

蘇潁濱謂羊祜巧于策吳。拙于謀晉。以吳[illegible]

武帝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賢臣。近小人。[illegible]前崇藩國所以光大國之觀。不若釋吳以為外懼則武帝猶得為賢君也

笠翁曰外寧必有內憂一語。自范文子發之後。人不能道之故。由巨源一聞伐吳。輒引此語為評。此題此論。晉人已發之于前矣。何煩翁瀆道乎

劍言諸王弄兵。彼劉石葦且奮起中原矣。設非瑯琊南鎮。江左有英。晉何以若延百餘年之統哉。尚論者正不得苟責叔子。

貴乎作論者。以前人未發而我發之也。巨源此論。[illegible]
是效羅子文子。奈何復有議者。起而效顰于[illegible]
乎。兄丙于取齊。借于取楚。又屬前人之餘。嗟乎。若[illegible]
老蘇大蘇。斷不出此。吾以是知三蘇文字。不無[illegible]
優劣之分也。

[illegible]

論薛瑩吾彥論吳亾

孫皓降武帝。問薛瑩曰。皓何以亾。對曰。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亾也。他日又問吾彥。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亾。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禽耳。帝善之。

笠翁曰。二臣之言。判若蒼素。皆有深意存焉。非故相牴牾也。薛瑩意在規諷。因武帝有自滿之意。故以皓小人濫刑罰爲羣臣之言對。謂孫皓以驕奢而入不

可不懸其失也吾彥意在貶損周武帝有誇功之意故以天祿永終曆數有歸之言對問漢乃天下之非我國得而攻之也二者皆藥石之言而薛瑩之藥較吾彥之藥尤爲對症惟怪其少荒淫一語爲若重作前轍耳

論劉毅言中正之弊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吏部憑之以

補設有官。行之法久。中或設非其人。如數日滋。[illegible]
救上論。言其損政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美制。常難齊其言而不能改

箋翁曰。九品官人之志。足以獎勵賢才[illegible]
而行之不爲。無補于世。但令分設于部門[illegible]
門。無所統攝。是銓部之權。輕而中正之權反重[illegible]
大官一職。遂爲贅瘤乎。哉。其用本地之人。任本地之
事。則又爲衆弊所叢。薦無差別。夫天下有幾。鄉愚[illegible]
能爲內不避親。外不避怨之事乎。無論此法當體[illegible]

終且併不當行之于始晉魏之蕪政多端而陳壽直之法又其較著者也

論顧榮衛玠優劣

少微論顧榮衛玠並書卒史稱但書前太子洗馬衛玠卒而不書顧榮何耶以榮之反覆不臣也始事吳繼事晉復事趙王倫又事齊王冏又事長沙王乂又事成都王穎既更君父有如傳驛後雖附元帝有功然不補其奸玠少年遠識勸兄致身共母避亂早絕王敦之交況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

衛石公評 從風神秀

意可以興起[illegible]梓子豐[illegible]之道矣其[illegible]一筆[illegible]削豈無為哉○衛風神秀與鄰能畢樂自羊[illegible]市上人爭羨目離家壁入後從蹀躞至戶下[illegible]亂之如堵玲有癲疾遂死贈有數[illegible]玲○[illegible]人有不及可以情戀非意相干[illegible]此[illegible]之養也知主致之不忠此玲之識進玲之術為名士以此若加本傳前後所識不過一美少年作態者耳

笠翁曰觀鐘伯敬之論衛玲可謂善讀古書者矣然

與中字出有文名士皆書許亦有[illegible]字句之外

于復有邊見謂叔寶之可敬處。不在晉書字句之中。蘇批

而在晉書字句之外。何也。男子而有德。固足貴矣。

男子而有德。其賢于人者。又加一等。以其有[illegible]故也。

其他陳平美如冠玉。而盜嫂受金之事。終為時論所

鄙。潘岳雖無諂行。而本傳載之曰。道路婦人皆連手

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而歸。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嘗之以手而不辭。投之以果而亦受。則其德行可知。

矣。叔寶風神秀異。當世時為璧人。甚至為人看殺。則

當年姿貌。無出其右可知。而本傳及別傳所載。無一

夫可議之事意以崇尚風流之晉代而生此眞狀如王之流八人無德可紀豈非叔俗一豎賢品況能稽恝不及與滔并為善絕匪交是矣其外而復矣甚甲矣安得不見重于士類而以特筆予之哉史稱書卒正是看殺衞玠之年也或者前此之年猶難保其必無失德而直待發猶之後予以定論未可知耳

論殷浩擬管葛

殷浩字深源　累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

之志祖謂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餘文韓殷徵爲刺史久之乃出命平中原兵敗桓溫疏其罪廢爲庶人徙東陽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後溫將以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遂絕

空翁曰予讀晉書見殷浩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殊爲不解迨觀其答桓溫書開閉數十竟達空函因撲案狂笑曰此即吾書之命意[illegible]開閉數十竟達空函所謂求全得[illegible]非常[illegible]凡人累動[illegible]

潢有公評語在胸中[illegible]是沉其[illegible]殷可悠[illegible]許開讀其更若結沈孫之竟

陸庭京評

嘗而令人不能爲何故者皆將來休咎之兆也應以
斯人也而擬之管葛樂毅諸者則至矣其如管葛傳
哉。

笠翁又曰殷浩之達空函非止爲咄咄書空之驗亦
其父洪喬爲人致書而不達浮沉于江之顯報也洪
喬名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
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洪喬
不爲致書郵後人論此事蓋以孤高介立許之李子
獨曰若是則受人寄託而有不終其事者皆可謂

高介立之士矣使洪喬而果爲孤高介立之士則當其授書之日何不正色拒之乃既受其託而復浮沉于江是不信不忠不義而且兼之以不情矣奈何不加貶斥而反以孤高介立許之哉爲之後者不須假手他人而自解浮沉其書牘則天之報施此輩亦何其巧而且暢哉予從時游戲筆墨嘗代昔人作書以讓之附載于左以資觀者一噱

戲爲晉人讓殷羨書

某某某全頓首洪喬足下邇讀洪喬思感所設更

民変[illegible]古人今以宜多[illegible]章[illegible]作[illegible]

三。風[illegible]編帶資有[illegible]。[illegible]獨憶洪[illegible]僕

等皆以赫蹏若干幅。郵[illegible]有李展[illegible]故人。者、又送、

形志不敷節東為要。[illegible]洪喬信矣。有[illegible]交[illegible]則

分致久矣。今遲之歲月、詢音杳然、深悟故人簡慢。

蓋默然不應。始而怪。既而疑。疑而更訊。始知洪喬

恥作致書郵。晏次石頭。悉浮沉於江矣。僕輩始問。

然。曰。賢。者。之。不。可。測。遂。如。此。乎。僕。輩。自。省。亦。甚。嗣。

於。物。情。矣。洪。喬。何。人。二。千。石。何。官。而。魚。雁。使。之。難。

雖然古之君子然諾自矢與其負人于末無寧謹
人于初使洪裔當授書之日嚴辭以謝曰某奉夫
子命往蒞是方動止舉措咸繫觀瞻而猥與人關
通筆札代致寒暄非所以肅官箴示民聽也不獲
奉教則僕等方頓首行旌謝過不暇敢復強乎乃
蒙大雅垂賜鑒錄是徐生之劍已許之于心何於
陵之肉乃陸之門外母乃衡之本末自剌謬乎幸
而所以爲託者祇只一書耳使僕等不幸一日以
妻子累洪裔豈亦曰泣者自泣呼者自呼洪裔豈

汝願為奴乎且洪喬分編之勞不無少補然既非
州命郵寄僕願州事又豈容自民者自民士者自
士洪喬豈為州從事乎哉知洪喬必不出此特借
細事明不屑耳然君子一言一動民胥則傚茲洪
喬投書江知非詭詞也僕慮後世爲人致書而失
之或且有隱匿假借一切鄙細之行者皆託石頭
城故事以自解洪喬不幾作千古巨信之俑乎匿
怨而友左丘所耻敢不辭戇直以自下執事然君
子所爲衆人不識在洪喬必自有說其明教解惑

幸甚。

東晉紀

論祁奚舉午謝安舉元狄仁傑舉光嗣

堯石公評：三人智能

春秋時。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舉其子午以自代。○晉武帝時。謝安舉兄子元以應詔。詔曰。安能違衆舉親。元實不負所舉。○唐中宗時。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笠翁曰。祁奚之舉午。謝安之舉元。狄仁傑之舉光嗣。

千載一燈

[illegible]明果斷不待辨論而知之矣後世論人者非業矣安仁傑之能薦衆與親附贊于元光輔之能不負所舉總不出鄒超二語之範圍獨歸見不然以爲三事之所難不在臣而在君不在能舉賢不負所舉而在其君之信任不疑卒能成其所舉大千古上下爲父兄而如矣安仁傑之明鑒于姪而如午元光輔之賢者豈少其人哉爲父兄者孰不欲成子姪之功名爲子姪者孰不欲成父兄之心志所慮世不我與而有君父疑之于前同列議之于後言出口而謗隨之

徒足以價國家之事耳三君子舉親之日豈遂盈廷諾諾絕無非議之詞哉乃人主信而任之不爲衆口所惑此人情之最難較不避親與不負薦者奚啻十倍哉凡臣子盡忠而能成其功業者其美不當盡歸于臣而君父信任之力居多也

論溫嶠絕裾

晉室傾覆琅琊王初鎮江左劉琨遣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旣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崔氏亡除散騎侍郎嶠固辭士

悉井海評
大眞一出。能寧大節。嬌孅遜光。史册後依。遜延韓者。翼日秦三。州[illegible]何益。于[illegible]。於若夫[illegible]。則遠[illegible]。則小嘗又[illegible]。

頭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illegible]八俟其
未臯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移鎮而不
從王命耶嶠不得已受拜

笠翁曰晉室復興江左諸臣之力也然王導位王敦之亂陶侃顛萌異心思折翼之夢而止是時[illegible]純臣求其乃心王室無一毫疑貳之見又能力[illegible]難使國祚危而復安者惟溫嶠一人而已欲鑒[illegible]種種又安之溫嶠之遇主始於奉表勸進使當[illegible]斷止之時拘守常人之節不能絕裾而往孝則[illegible]

不如完祀不絶之爲愈矣

其如宗祧之覆亾、生民之塗炭何。不辭背毋之名，擧致匡君之實，其明可及，其斷不可及也。顯親揚名，敎之承歡膝下，豈無間乎。然予竊有疑議不能釋然於中者，以嶠詣闕之後，即不能復見其母，是絶裾之日，即永訣之時。人子之情，孰有抱疚於此者哉。旣不能終養于生前，又不獲奔喪於死後，則嶠於干戈稍靖之日，廬墓經時，哭泣致哀，以慰終天之恨。何乃竟更終篇絶不見有一語及此，豈有其事而史官未之載歟，抑嶠爲國忘家，實未嘗計念及此也。吾謂凡人於

他事可怨猶於君親大倫無論至性所鍾大[illegible]
郎屬故事虛文亦不可缺然後世[illegible]
忽之則忠孝淪于非是矣春秋責備賢者書之不貸

以太眞功業之盛輒有怨詞

余讀心許溫太眞者代第一流人物余每觀其待錢鳳一段顛下酒一斗獨絕諸之事未免藏于古之譏端李溫陵列于毀母逆賊之條殊有過刻得笠翁雖見至憾抑太眞復生亦無辭以對此眞闗係綱常名教之文不可作尋常論陶觀也

論陶侃深理微密

陶侃都督荆襄嘗造船其竹頭木屑皆令籍而掌

余澹心評
此段議論。自笠翁說出。遂確乎其不可拔。予嘗謂陶長沙非純臣。阮嗣宗非孝子。李罰淮非大將。胡致堂非真儒。微

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笠翁曰。陶侃綜理微密。使竹頭木屑。皆適于用。先儒莫不嘉之。謂凡觀人者。恒即小以觀其大。觀怒而料其成也。李子獨曰。此亦舍翁作家之恒情。荳菜傭聚黃葉作薪之故智。何補于英雄大計。而古今藉藉。目爲嘉事。而艷稱之哉。經大費者。不惜斗筲。建鴻猷者詎。親籩豆。昔平原露朽財帛。千古不以爲非。孟敏不

郭誰與發其狂言也聊

領略甄而郭林宗手其品嚴若以倪觀之無論乎滕

之財皆在所必惜即此敝之唯恐被則微矣若然不

可補綴而用之何遽棄殄天物之若是哉噫土行字儻

之器乎是乎小矣他日于蘇峻之亂聞京師失守而

無意勤王雖為淵嶠所蕪乃兵既發而與道遇食者

餘而不肯貸此即由綜覈微密之意而推之者也非

得嶠之恐喝林于義旗迴指之言詎能終其節烈哉

史稱其瓌瑋珍異富于天府未必不由竹頭木屑

纍而成後世作家翁皆取法于此由此觀之侃乃一

代。之。奇。人。非。千。古。之。傑。士。也。

注北游許。上行藏行顛本屬與惜陰運甓同意。指劉琨留心世務者但經世之略。貴持大體。陶士行失之太細。與凡北游失之太疏。其弊一也。有公世務者當取東坡文與序贊與笠翁此論兼條一通置座右亦可當華祓之鍼耳。

論王導不救周顗之難

王敦反。議者勸帝盡誅王氏。司空導帥其從弟。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顗字）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

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

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

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還導朝服。執手屢[illegible]

爲尚書右僕射。後敦欲誅周顗。問導。導不答。故遂

殺之。他日導料撿中書故事。見顗救己之表。覽之

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

負此良友。

箋務曰。周顗于王導。以生王導。於周顗。以死。以無報

德于千古。蓋爲不平。然前論者。但知罪導之不仁而不

知罪顗之不智。皆一偏之論也。予獨謂此事之可恨者。不在導不救顗。而在顗之救導。導與敦從兄弟也。敦之必反。帝及朝臣皆知之。豈爲導者反未之覺。從無一語入告。直至爾兵犯順。朝臣有盡誅王氏之議。始帥族人詣臺待罪。既待罪矣。又無甘心駢首之念。乃欲以百口累顗。而作搖尾乞憐之狀。是其人一無可取。其罪一無可原。顗之中數甚至。果何謂耶。若謂其從龍最早。勳業可嘉。晉或信之。乃始則言其忠誠。繼則稱其無罪。夫兄爲叛逆。而不能隱消其患。可謂

惠乎。而不告可謂誠乎。逆臣之族法在必誅矣。
[illegible]乎。且中外諸臣如劉隗刁協溫嶠[illegible]
臣力能滅賊其不欲圖之于早者以導在攻[illegible]
有投鼠之嫌耳。使于此時假之。則中外人心一振而
思奮力殺賊。何逆首之不可等乎。若慮敍復之後
勢愈橫則免死可矣。復相之命可暫停乎。擬其死
不阻其相。是明張聲賊之勢。暗繫滅賊之心。而以
良之要領還賊矣。不顯之殺將謫毅乎。當時朝議
晉室危而後安係導以大義感激之力。試問敦之亦

也天之亡乎人之亡乎使敦不以疾死則雖有伯道者十輩在朝亦惟有拱手聽命而已王與馬豈[illegible]天下而已哉故晉祚之復延華也非人力有以致之也

笠翁又曰史載周顗殺身一事可謂千古酒人之誡蓋顗之死非人殺之酒殺之也使于見帝時解之後出宮遇導止于呼而不荅亦不失大臣之體安知非以不救為救不答為答耶奈何酒入舌出以殺賊與印之狂言致延頸受戮之奇禍此若官嗜飲之明鑒

然未必不有以致之。予嘗謂居官者欲非其生之福也。酒後折獄不無失入之處。酒後行事必多謬誤之憾。顗一生復酒，嘗于醉有所言[illegible]
方救之。自是屢犯酒過，為有司所糾[illegible]
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醉無對[illegible]
出酒二石對飲，各大醉。及[illegible]
是觀之，則其酒後失撿，以人命為戲者，不止此一二事矣。前此為刺史為將軍時，安知不因使酒殺人，而于此時自食其報耶。吾欲天下後世之名公卿皆以

汪北海評
古有充隱
又有依隱
隱士中有

周覬殺身之事爲臧而有兵戎民社之責者不救以海内蒼生爲下酒物則作史之人與論史之人皆不爲無補于世耳

論桓元僞旌隱士

桓元受禪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笠翁曰桓元此舉雖爲千古笑柄然能於熱鬧場中忽然有此冷局不可謂非礪世磨鈍之心也從來篡

亂世覺餓。然桓元之待希之俑，智懷士之延車，和其有之之計，待放不知陰士之當，世重如斯，賜時為之謝者也。笠翁予之以為世磨，抑其心甚苦，似不獨為晉人立説。

位之所，皆恐人心不屬，其於山林隱遁之士，甄之使出者則有之，閉之使入者，予貴未之地也。益以晉風偷薄，凡為士類者，祇知得祿之為榮，不念失身之可恥。當元受禪之日，蛇行鼠伏於其庭者，不知凡幾矣。勞多而褒勸少，使田野荒而不治，亦盜竊神器者之憂也。於是不得不強設一人以風礪之，元之心亦良苦矣。彼皇甫希之者，使當時止有若韋鄭之徵，而無山林資用之給，則必為輕舟詣闕之謝，聯袂欲求一長年竟隱之士，其可得乎？噫，甚不料晉士之賤，遂至

於此。

陳植三評。每讀昔人克隱之號。及史中高士。直是求死不得之辭。未嘗不噴飯鼓掌。而歎昔人義刺之太刻。及觀此論。且不肯予以克隱之名。不更刻耶。然實是誅心之論。

南北朝紀

論揚雄陶潛出處

揚雄歷成平哀三世不徙官。坐劉棻事下捕時雄校書天祿閣。閣捕至。從閣投下幾死。後莽見雄太玄法言盛稱莽功德。又有劇秦美新之文。乃免綱目于其歿也。書莽大夫揚雄死。陶潛爲彭澤令吏

請束帶見督郵。潛曰。吾豈以五斗米折腰。即解綬。歸賦歸去來辭。昔五柳先生傳至劉宋移國果徵不起。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焦弱侯作論爲雄詳考出處履歷。謂其並無投閣美新之事。○

吳梅村評。不特爲五柳傳神。又爲五斗生色。從來道隱士之高者。必曉衣冠爲推擇。見非真須隱士者也。

笠翁曰。莽大夫晉處士六字。是二人已有定評。[illegible]再爲蛇足矣。焦弱侯爲雄力辯[illegible]投閣美新之事。若是則綱目亦易信[illegible]讀之一書矣。欲使天下之人不信綱目而信文人之[illegible]斷則恐含冤抱屈者又不止一莽大夫而已。世不若[illegible]

欲須隱士之高亦貞艷稱遠潔貞為山林濃逸名善想一層地步使人知作當之業如此而彼不以為榮則其所尚可知已笠翁不肯休煞亦中正是大揚清節高止稱功頌德之法也操詠

終。屈揚雄以從綱目之誅。然君子不以人廢言。聞者投閣美新之事。而雄之可取者自在。不能使太玄法言二書與投閣之醜並朽也。取其才而已矣。

笠翁又曰。五柳先生之賢。古今如出一口。從而贊之者。皆是蓋土壤于泰山。無所增于其高也。但其解綬歸田一事。說者皆云有激而然。予獨曰出其素志。五斗折腰之說。不過一時寄託之言耳。若曰果由于此。則其初授彭澤時。即當堅辭不出矣。世豈有不折腰之縣令乎。肯折其腰者。不必五斗。即升合亦且甘之。

家不可不知

否則懸二[illegible]不合而決然不屑[illegible]故也公賦歸去
來辭有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其初令彭
澤也即爲出岫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歸也即爲知還之[illegible]
鳥之思還不必爲人所[illegible]人之思歸豈盡因事所迫
蓋以督郵至縣之時適值歸興方濃之際其意若曰
吾早晚言歸不若有此一番磬折故辭綬而去耶
張翰思歸念切偶值秋風[illegible]美之時假此閒情遂[illegible]
初服非果有蓴鱸之蘇而故舍其官以就之也若
爲縣令者盡以五斗折腰爲恥則朝廷之禮法可[illegible]

而從容折節以事上官者皆為辱人賤行矣凡讀古人之書論前人之事者益當略其跡而原其心以論編所載皆古人之糟粕其心事不可言傳只當以意會耳

論檀道濟量沙孫臏滅竈之同異

檀道濟伐魏多捷以食盡引還魏人追之道濟夜令唱籌量沙魏人知其糧給不敢追齊以孫臏伐魏臏至魏令軍日滅竈誘之龐涓喜曰知齊兵素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併日追之臏伏兵馬

猶[illegible]之[illegible]池中之營皆能成於虎豹驕如龍蛇不革用兵者符聚投鞭斷流之衆亦英艾甲嚼日之師將堤弱下婦八臘如桂將管翁以作文為喻知兵哉知

陵蕭詧供發消自刎太子被說

莊翁曰道濟之量沙與孫臏之減竈雖是一副衣鉢然中間却有一段過文不可不知其來歷蓋道濟之量沙乃從虞詡增竈得來虞詡之增竈則從孫臏減竈得來所謂愈出而愈奇者也行兵之法與作文同善作文者讀古文一篇可化出時文數十篇而又無摹倣古文之跡善行兵者師古人一術可變出後人千萬術而總無襲古人之形其妙處無他總在善悟而已不善轉者想來想去只在竈上攢眉藏之則

詳敘[illegible][illegible]多寡之十

與孫顯合孝蹟之文與其廣論詞同敘合其意而兼用之又無半增半減之法惟有舍古從今則別有其道而已矣孰知推廣其意韻可變而為步韻則其用增減之法又可變而為唱韻與步增減與唱和去不啻音壤而原其發念之初則皆起于一法發非萬斛之所致哉噫嘻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者其人皆不可行矣而兼不可作文者也

論謝朏何點何胤孰優

梁高祖詔徵謝朏暨何點何胤俱不至朏逃竄餘

冠評

高尚甘志自古為然痛切言之幾令此輩容身無地何必北山真作移文[illegible]

年一旦輕舟自由苗闕以為司隸劉晉令采直其宅宴語盡歡鼎因陳本志不許剛表乞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笠翁曰鵠鼎一出斷不可少惟其出而失望始知處士善於虛聲試之以政則能事見矣偏如何點何胤之終于不出則所藏之斷盡變索可就能窮其所蘊哉雖然鼎之頗失民望不待不能職事時期之鼎並輕舟苗闕已盡見底裡矣世有伊孔孔明之徒肯遁竄餘年而復輕舟苗闕者哉其始也儘可不過其從

也。儻可不諱，然則逃之諱之者爲何？曰：逃之者愚譬也。諱之者甚矣也。以此觀之，不過一愚得愚失之謂夫而已矣，焉可以處士目之哉。

余讀此論，處士純盜虛聲，自古而然。樊英、种放、張奐輩之流，皆貽類也。楷出快絕，貽已爲齊晉文青蒙斷餼，得以處士目之，其爲群時以雜耶賊人收難數十，此又部大所羞爲也。王賢如許，古今處士止有陶潛一人。蓄有大志，不得大用，故校謂寄傲彭澤，歸田。若幸逢聖明，必著鴻猷，照天地間。讀其詠史覽古諸篇，其肯川世情見乎詞，非若長往者流槁木死灰比也。莽梁寧復有此。

論梁武帝好生

黃霆卿評：予嘗謂武帝一生最不好佛。世

先儒謂梁武帝不以生類為樂，不以犧牲為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為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取國之心，至弒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一有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緣百里內老少皆役，死者相枕，一日潰決，數十萬生靈盡葬魚腹。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笠翁曰：此古今通病，不獨一梁武為然。凡信佛氏之言而戒食牛羊犬豕者，強半殘忍為心，刻刻以爾民

皆不信。盡先能行殺合與疑闢頭然後放齋先老荷施公案不然終日坐客而不究荷荷[illegible]城之嘲佛竟何有耶觀皆笠翁言爲昔天證之

爲事是戒食牛羊犬豕者。乃虛其腹以爲食人地也。且無論佛氏之言當信與不當信。即使當信佛氏有幸殺之戒。亦有貪嗔之戒。世人僅守其一而不守其二何哉。

施愚山評。若以釋氏報應論。梁武一生事事皆可入無間地獄。荷荷餓死。已是現報。至子孫屠戮骨肉之禍。千古無兩。皆行一人作孽。佛之待衍如此。是真佛之靈也。後世躬爲淫惡。藉佞佛爲護身符者。可不警諸。笠翁此論。可以袪[illegible]緇髡[illegible][illegible]矣。

王堅如評。佛西方堯舜也。梁武則棄言而桀行者。愛犧牲。而不知驅民爲魚鱉。能捨身而不能斷壽陽之一城。受降爲禍。貪[illegible]求和。竊冥[illegible]以爲浮屠。碎民命以爲精進。食[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備。分此佛竊佛。而謗佛者。乃爲千古[illegible][illegible]之口實。佛何罪焉。

王璽如評

泣罪心也。堯舜以來。罔此心矣。其泣亂主。今有心者

論夏禹泣罪梁武泣囚

禹出見罪人。下車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各自爲其心。寡人痛之。○梁武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奸吏招權弄法。王侯驕盜不戢。帝又溺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

笠翁曰。梁武帝泣囚。非也。欲矯嚴刻之弊。而效古人。又謂古人不足法。法必欲踰而上之。故泣囚不已。遂至於廢法。不知泣罪之事。僅可偶有。于夏禹猶宜。商周。

能泣之泣因非泣也劉裕肖道長之傳[illegible]

之世則人主雖有泣罪之心亦含其泯而不敢洒矣何也民情日趨于薄則法度日趨于嚴此不得不然之勢也上古書地之風不可行于中古豈中古泣罪之事獨可行于末世哉且禹之泣非泣罪人也泣世道人心之日變也觀其言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各自爲其心則非泣罪人可知奈何不解其意而誤用之遂使無罪之人亦恃其姑息而限于不義是以泣誤蒼生也此梁武帝好名之過後世論人者豈得歸罪于佛氏而令與之分謗乎哉

周櫟園評梁武行事只是一味徒貪後人笑傷舊可笑於嫁女奪女一事。區區之意。淚懺悔于古。汪北海評夏焉流非所以引其咎於己若曰吾儕不及堯舜故至此。梁武之因蓋欲邀其福與天若曰吾于有罪之人。深置于罰則我生平所犯或後蓄亦可以從末減耳從來佞佛者強半出此謬圖笠翁之論而揭出之。

論高歡遺慕容紹宗于其子太宗委李世勣于高宗

渤海王高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飛揚跋扈。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固不貴之。留以遺汝。○唐太宗謂太子曰。汝與世勣

無恩恐不能懷服我故斥之歸再俟我死汝親任之。

王北山評：究竟紹宗臨陣而放侯景世勣勸立武后以傾唐宗。兩君留以貽子孫者。適所以累子孫也。可謂兩君皆不知人亦可

笠翁曰。樹人如樹木。欲爲子孫植梁棟。必須爲祖爲父者澆培灌溉于先。使之日繁月盛。漸有根深蒂固之意。而後遺之子孫。子孫始得其用。未聞翦其枝葉而拔其根本。置之雨露不到之地。俟子孫收而植之而可以爲梁爲棟者也。魏高歡不貴紹宗。以屬其子。唐太宗故黜世勣。以貽其後。是與拔木遺子孫者何異。若曰。父薄之而子厚之。彼必盡忠于子。以報知遇

評
此是確論。無能再辭。

之隆若是。則魏文帝之[illegible]司馬懿。謂其有[illegible]顧都將來。必預家事。亦可謂薄之至矣。太子不素與懿善。不以父訓爲然。而親信[illegible]故。亦可謂厚之至矣。然則司馬懿之盡忠于魏。果何如乎。不特無忠可盡。而且弑之奪之。其報知遇之隆者。又安在乎。幸而[illegible]宗世勛。肯能不宿舊怨。盡力以事後主。倘以不[illegible]于父者。敎感于其子。幾何不爲司馬懿之續乎。昔[illegible]者。肯駕馭英雄之才。[illegible]孫謀之道[illegible]亂之後。驟得顯榮。必將有以自見。其不至功成名[illegible]

而不已者。非止為盡忠報國。亦欲自顯其能事耳。故凡待英雄者。將欲進之。必先退之。將欲榮之。必故辱之。此皆以一身行之之事。非曰父退之而子進之。父辱之而子榮之也。高歡之不貴紹宗。太宗之黜世勣。此二事者。皆行于垂暮之年。不及再進而用之。故俱以為子猶之行于一人之身也。如此則不失為明君。若曰故賤之而故黜之。則其為子孫謀者。不惟太拙。亦太險矣。

胡彥遠評。若非笠翁發明此意。則後世人君之愛其子者。皆效唐太宗及高歡所為矣。非其人則愛

之。遂以書之。矣。笠翁所言。無一字不符。豈道人之
起。見昔人謂窮愁著書。由是觀之。笠翁之窮愁
天下後世。
之篇也。

論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隋文帝時。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弗納。遂歸。教授
汾閒。累徵不起。鍵戶著書。自號文中子。

笠翁曰。王通獻策不用。遂以教授終其身。亦可謂□
君子矣。而獨以獻策一事。不與于文人之目。謂其□
已而不能。重人。于道可謂兩失。聰。苟矣。達則兼善天
下。士君子之志也。知其不可而為之。亦古之聖賢。不

忍薄待天下之心也。春秋列國之君。孰能行孔孟之道。而孔孟不忍棄之者。以生平所學之道。非君相不能行之也。亦觀其抱負何如耳。讀其書而想見其人。亦非致若無術而僅以文詞干祿者也。惜隋文之不能用耳。

余竊心許。王通之失。不在獻策隋文。而在僭擬孔子。若不隱居教授。則亦仕莽之揚雄耳。以文中子元經諸書。即太元法言之類也。皆吾所不取也。若房杜李魏皆門人。則又未可盡信。

唐紀

論唐太宗周秦修短之議

晉輿評

人謂蔡裕論定以前觀之益府功後之謂言之所由始以其欲辨抑曰而

唐太宗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不以順也

笠翁曰太宗之言較蕭瑀之論更進一層不特論明義闢亦可垂訓將來何也若謂得之者之謂得天下以正者其祚必長則後世子孫皆可使興衰之能善亦久不善亦久而修德保邦之事皆可不必爲矣讀者其

一心[illegible]之[illegible]得[illegible]為[illegible]壞之下無復有誠館之古人矣

下以逆者其亂必不長則後世子孫皆循祖宗之失善亦難久不善亦難久而修德保邦之事亦不可不必為矣烏可以訓後世哉故以增修仁義尚詐力二語補其言之不逮亦因太宗有自知之明知其所以得天下者未必遠過于秦未可獨比于周欲以斡穌秦德之暴厲之後世子孫故為此論然實英主之言進乃猶有好辨之家責其非是者謂武王應天順人以仁義取之亦以仁義守之而太宗謂其取之以逆豈非失言[illegible][illegible]太宗原謂周得天下增修仁義

增之者何言。蓋加其所固有。非益其所本無。謂其之實。以仁義而復增修之也。何者。謂其不以仁義。又曰取之或可以逆。或之為言不盡如是之稱也。謂取者不盡以逆。而或以逆者。指亂秦而言。何嘗道及周武。認褒為貶。而譏宜為。則以啄其蘇黃之口。快則快矣。其如古人之抱屈何哉。

論唐太宗以弓矢遷屋喻治道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

王璧如評○李世民若生周衰定與桓文嫓

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又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一瓦踐履搖動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笠翁曰三代以後之人君舍德勿論而專論其才與識則未有出唐太宗之右者矣觀其論樂論周秦修

[illegible][illegible]小殺役然也論巧矢以發民氣心世民何謂血發人者手堅木建瓴立基端本也民大本先撥所植以扶植者根撥撥砍之壓耳是以植傾雖屢扶根氣衆欲屢植而終

短論巧矢建瓴。無一不本人情。不合至理。不可重。將來。恭人士能言治道者。無代不有。然皆本于詩書。得之聞見者言。人所既言者。逸若太宗之言。皆詩書所不載。漏見所未經。字字從性靈中發出。不但不與世俗雷同。亦且與詩書附合。其章主中。間有之者也。宋儒因其大節有虧。遂謂所言盡悖于道。無一語一字不非義之意。孔子聖人。尚謂言之可聽者。不當以人廢。而我輩庸儒。未嘗其聖人之一體。而觀人論人之手眼。反欲高出聖人數倍。亦何其太不知量乎。

唐三百年之寶有如破璧頑鈍所謂無甚而有助也

郎千人萬人道其不是于終有慕乎是者而有人不同時之恨也

又曰有是君有是臣唐太宗之才真識固不可及矣而魏徵之才識又足以輔翼之觀其願爲良臣勿爲忠臣亂民易化治民難化天下未定專取其才天下既定兼取其德諸論皆是闢荒闢昧並無一字經人道過然俱有至理存焉後人明知其是而彌欲非之不過依傍聖賢襲取現成字句到處攻人之短凡有意同于聖賢而詞別于經史者即呼爲叛道離經不

可取法。殊不知天下之名理無窮。聖賢之論述有限。若定要從聖賢口中說過。方是名理。須得生幾千百箇聖賢。將天下萬事萬物。盡皆評論一過。使後世說話者。如蒙童背書。梨園演劇。一字不差。始無可議之人矣。然有是理乎。或有稱曰。魏鄭公之言。無一字做聖經賢傳。無一語非訓誥典謨。與唐太宗所言。皆所謂作而不述者也。君臣道合。相得益彰。眞千古一時哉。吾正不能不神往耳。

論魏徵才行之對

余澹心評　宋儒議論迂闊。所以南渡後壞

太宗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華陽曰。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于三王之治也。

笠翁曰。吳起貪財好色。而文侯用之。卒以破秦。陳平盜嫂受金。而高祖用之。終以興漢。魏鄭公天下未定。

於講道學而不振。故予於古今人品中。寧取真奸雄。不取假道學也。假道學爲誰。范華陽之類是矣。

專取其才之說。未爲失也。而華陽范氏。力斷其非。然則天下未定。將來尾生孝已其人而用之乎。如欲得尾生孝已其人而用之。則見吳起陳平其人。必當斥而逐之矣。吾恐我國之不用者敵國且虛左以俟之。我國之必用者敵國且閒關以拒之。以虛左而俟之人。敵其閒關以拒之人。勝負之數可不戰而決矣。吾謂范氏之論。或如蘇秦之說齊。張儀之說魏。爲敵國之君行反閒則可。若曰爲本國計得失較興喪。則吾未見其可也。

王珪如評魏鄭公不能從太宗於始不獲事建成以終雖相業有光究竟是才有餘而行不足者其對世民確是真話若信范華陽之論不惟蘇張其舌者不用并董賈其木者亦黜

論唐太宗殿庭教射

太宗諭將卒曰朕使汝曹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有事則為汝將因日引數百人射于殿庭羣臣諫不聽

笠翁曰吾觀唐太宗殿庭習射一事不怪其失人君之體疎殿陛之防而怪其悔過之不嚴居心之太忍何也高祖之天下以智勇謀畧得之而太宗之天下

則以一節得之者也不宜仗兵玄武門射殺太子建成之事乎大凡事比之手足諸亡蝮蟲螫手壯士斷腕腕爲已之骨肉豈有無故而斷之乎祇以毒流不已勢必傷及全軀故不得已而斷之然未斷之先未嘗不惜既斷之後未嘗不痛痛定而見斷腕之器未嘗不欲擲而去之恐睹物而自傷其心也建成惑于人言數有圖秦之志太宗處此是蝮蟲螫手之時也欲不斷腕不可得矣乃于斷腕之後而不去斷腕之器且佩之服之不肯斷須去身是何殘忍其性而

刻薄其心歟。觀人必于其微。吾以是知太宗之殺建成，非但不可比周公，亦且不可儗管蔡。明乎其爲利天下之心也。吾于帝王之中取其才與識而已矣。

張蓼匪評。予嘗謂笠翁有三別：觀人有別眼，論事有別見，行文有別腸。人或不信，謂予然之太過。茲請以是論質之史，載其文曰嚴庭敍射則吉今于萬人之目力皆注于射的之上，而笠翁所見獨在建成元吉之肢體，非別眼而何？從人就事論，亦不日殿庭非習射之地，即日天子非教射之人，是舍殿庭無可言之地，今敍射習射無可議之人矣，而笠翁獨以元武門三字定其案，科殺建成四字正其罪，非別見而何？能人即具是眼，即持此見，而不能援引一事以證之，則其言雖具至理，而不能取信于天下，曰無以服古人之心，而笠翁又有蝮蟲藝乎一錄是以敵精理之論而語乎見之變非具

別腸者而能若是哉今之詞德與篤翁者必多而信于者之不驚耳亦不少矣

論魏徵十思十漸

十思謂人主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殊轡則思撙損遊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十思而遂賢任能可以無爲而治矣又見上志漸不克終上疏諫曰陛下貞觀初清靜寡欲今索駿馬訪珍怪一漸也初愛民如子不輕

營爲頃既奢侈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己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褻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進玩好之作不息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顏色不接或言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驕武九漸也初頻年霜旱戶口如故今疲于徭役關中勞弊怨離十漸也疏奏上深加獎歎報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

以其上疏列爲屏障朝夕見之兼録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廄馬二匹

笠翁曰十思一疏語稍平常頗不似魏鄭公手筆至十漸一疏命題立意皆迥異常人纔不失魏鄭公本色畢竟太宗有眼付史官而書屏障者在十漸而不在十思以十思有所依傍而十漸無所效尤也至于敢言不諱從諫如流皆廟堂中僅見之事何物唐朝竟有如是之君臣安得不令人神往也

論魏徵上疏事太宗

衮繡心評

笠翁北論。即文貞亦當知服者。建文早年則已立為君。與建成不同矣。然原其失着。總是唐高

魏徵嘗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問曰。汝何為閒我兄弟。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重其才。引為詹事主簿。亦名王珪為諫議大夫。

笠翁曰。魏徵受命為東宮之臣。及建成敗。復事太宗。議者譏其北面事讐。失人臣之義。予曰。是則是矣。然魏徵之事讐。與他人之事讐有間。其罪猶可原也。蓋魏徵所受之命。乃高祖之命。非建成之命也。建成太宗。均是吾君之子。太子可事。庶子未嘗不可事。其事

無才無識使早立世民為太子豈有喋血禁門之事哉故建成之死亦理徵之非太宗殺之也

建成與事太宗皆從高祖起見非從建成太宗起見也、使建成已嗣帝位太宗從而弒之則徵必無可事之禮建成未立而見殺為之君者尚儼然有高祖臨之許其主而事其讎于義固為不合然事其君而讎其子于理亦未甚安故曰魏徵之事讎與他人之事讎有間然則為徵計者當如何而可曰徵之出也當俟高祖召之不當自太宗召之即太宗有召亦當俟高祖遜而後出斯為允當奈何以一代之名臣而苟且于去就之間使後世愛我之人不能終掩其非而

子之以是也

王望如評。魏徵始為李密記室。當討太原指揮豪傑之日。不知往從真主。一失也。密敗歸唐。建成不告以太伯之賢、宋襄之事。但說其擊徵立功結豪傑以自固。二失也。具此二失。而望其以身殉主申大義于天下。難矣。然終不以其出處之小而沒其相業之大。

論唐太宗圖功臣于凌烟閣

圖功臣于凌烟閣、長孫無忌、元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

寳等共二十四人先儒謂凌烟閣諸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弘化也長孫房杜蕭公用其以開國謀漢以保邦功雖大小不齊亦可當茲選矣獨恨李世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宗侯君集謀助爲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此宜備識其務名而無實也

笠翁曰圖畫功臣于麟閣令後代得見之猶凛凛然若有生氣亦盛舉也然以愚見論之其當立之于死後不當立之于生前其當立之于後王不當立之

于前主何也凡人必于蓋棺之後始可定論一息尚存其忠佞邪正尚未可知也如漢之霍光爲麒麟閣諸臣之首且姓而不名可謂尊之至矣其後忽有縱妻毒后之事至于滅族若唐之李勣暨侯君集諸人皆凌烟閣諸臣之表表者也孰知贊立武后躬爲反賊者即其人耶夫至惡顯昭彰之後將毀之乎抑存之乎將欲毀之則啓作輟無常之譏可見當年之論列者不足憑將欲存之則有薰蕕並器之嫌徒來後世之譏彈一無可貴使皆立之于身後則是非允協

萬代不磨無有此弊乎又有訴于朝者曰所謂圖功臣者欲作其貌而觀之也其人既死矣又何從作其貌乎余曰非然自有計畫之法在凡屬汗馬諸臣當在元勳之列者皆當預作其貌而藏之俟蓋棺論定之後始登凌煙閣否則委而棄之如是則殊功自著豈徒保其令名以圖不朽孰肯爲霍光李勣諸人之流哉此砥礪藩臣之良法也但未審書生之言果有當于廟謨否耳

論唐太宗自觀實錄

黃石公評
披唐太宗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朱子奢上言謂以此寖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元齡乃與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謂殺建成之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笠翁曰太宗欲觀實錄冀得自聞其過也及見六月

之禁而出其肺肝變于老吏

四日事語多微隱而令史臣無諱文似欲自彰其過者乃引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爲比是則示史臣以意令照此法書之則知開過彰過之言皆飾而實欲自文其過也夫太宗之事與周公季友之事果同乎異乎如其同也則史臣當欲彰君之美將大書特書之不暇又何諱焉如其異也則諱之猶恐當遂況揜[illegible]其事以飾其非乎吾謂太宗欲觀實錄其意無他不過因有六月四日一事抱愧于中惟恐史官以直筆書之不加粉飾故欲自覽一過被遂于人以自

黃石公評
笠翁此論以孟明管仲范蠡三

代文其過耳此光明磊落之事奈何後人不能舍此大過弗論而以不當觀史之小節論之以受古人之欺乎此論一出是太宗欲蓋而彌彰矣

論唐太宗論將

太宗謂侍臣曰于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

笠翁曰太宗既以名將許三臣而復示以褒貶其褒世勣道宗也則曰不能大勝亦不大敗其貶萬徹也

則曰非大勝即大敗乎曰太宗諸論皆是獨此數語爲非夫勝敗兵家之常古之善行兵者但能保其多勝不能保其不敗沛公百戰而百不勝一勝遂至于王重瞳百戰而百勝一不勝遂至于亡由太宗之言而論之則是重瞳可稱名將而沛公不得稱名將矣世有一戰不敗之名將乎如有其人吾必不敢與其晨夕何也知其不敗則已敗則未有不爲重瞳者也

有醫士謁余余詢之曰汝自挾刀圭以來曾傷人乎醫士曰未也予曰然則子非華陀特庸醫者流初試

其業者耳三折肱爲良醫于一肱未折而欲求試于人吾敢以身爲礪石乎此論醫之言也亦可引而論兵人皆曰敗兵之將不可以言勇予獨曰欲求勇士必于敗將之門

論蘇章之案事張鎮周之治百姓論者以爲善處情法之間而東萊之論獨異

漢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守清河犯贓章置酒與飲故人曰人皆一天我獨二天章曰今夕飲酒者私情明日按事者公法遂正其罪州郡肅然唐

貴石公評以酬飲爲納忠論奇而止

張鎮用爲舒州都督以舒州本鄉里因當酒召諸親酬飲散髮箕踞既別泣曰今日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矣自是他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笠翁曰二事之優劣判然而東萊呂氏概責之曰始則過和終則過刻是涇渭皆濁而陵谷皆平矣蘇章飲故人以酒而卒正其罪眞所謂公私交濟而情法混淆是出于理法人情之外者也蓋我受之官乃朝廷之官彼犯之法亦朝廷之法既曰犯贓則非故人

乃罪人矣以朝廷之命官與朝廷之罪人飲酒有是理乎既與之飲酒是互相酬酢之賓主矣以稱觴獻爵之主人而接嘉賓以嚴法又有是理乎即蘇章稱在責以矯情玩法知亦無從置喙耳若張鎮周所召之人乃都督之懿親非朝廷之罪犯也世有以本地之人做本地之官拜命之後與親知不談一面而遽然以官法臨之者乎先名之飲而後示以威此一定不易之理也況與之酬飲非酣飲也勉其奉公守法以杜後日梗化之端是以一杯酒當三令五申與一

紙書賢于十萬師者等也尒何不加贊歎而反施責。
備之詞哉噫至人千慮必有一失東萊先生之謂也

論高宗立武氏遂良叩頭極諫論者議其有未
盡焉

高宗爲太子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
尼上幸寺見之納爲昭儀欲立爲后褚遂良曰先
帝託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大故廢也武
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世而下謂陛下何如主
因擲笏解巾叩頭流血不聽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

汪北海評　古云事前易爲忠事後易爲智胡氏之論事後之智

家事何必更詢外人許敬宗亦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上乃廢遂良騷[illegible]之

○胡致堂曰遂良忠矣然騃于消息盈虛之理[illegible]壯勿取之義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劄制邪欲其勢必可遏也當其將而不治及事旣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笠翁曰遂良之諫愷切極矣妙在萬世而下讀陛下何如主何如主三字是不特諫而諍之幾于唾而罵之矣不特唾而罵之亦且羞而辱之矣使非良心盡



